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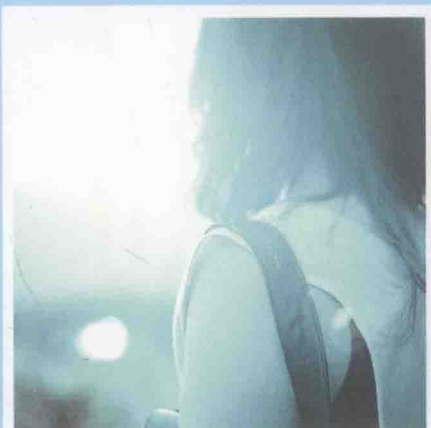


临界爱情

JIN JIE AI QING

心中有
清荷
作品

他强行介入她的生命
让她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涟漪
关于过去，她不敢想起
却从未忘记



魅丽文化携手新浪读书联合重磅推荐

当恨的苦涩沾满爱的糖霜
甜蜜过后遍布情伤却甘之如饴

影视圈备受瞩目言情作家
每有新作版权必遭疯抢

言情终结大戏，缠绵至死，再无遗憾！

本书影视版权已售出！电视剧正热拍中！

明日新出版社

临界爱情

JIN JIE AI QING



心中有清荷·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界爱情 / 心中有清荷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12-4044-6

I. ①临…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8032号

临界爱情

著 者: 心中有清荷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八牛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4044-6

定 价: 22.00元

c o n t e n t



[目录]

001 / 楔子

003 / 第一章
她被潜了

031 / 第二章
光芒越美，心越易碎

056 / 第三章
你会不会和他在一起

081 / 第四章
爱的不是你

105 / 第五章
爱情是傻瓜才信的童话

c o n t e n t



[目录]

137/ 第六章
经不起流年

191/ 第七章
寸寸缠绵

213/ 第八章
逃不开的噩梦

241/ 第九章
泪已决堤

280/ 第十章
温暖

314/ 尾声



白玫瑰砌成的心形花墙、紫色如梦似幻的纱灯，还有站在那片灯火中央等待的清隽挺拔的他。这正是叶初晓梦想了多年的婚礼，施曼帮她实现了，只不过新娘换成了施曼自己。

叶初晓觉得奇怪，此时此刻，她为什么还能这么有涵养地站在这里，而不是冲过去砸场子。

不过事实证明，她的涵养功夫还是不怎么到位，当她看到齐禛把那枚眼熟的戒指往施曼的无名指上套的时候，她终于不淡定了，开始往台上走。

施曼看见叶初晓的那一刻，神情有几分慌张，估计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喊保安。

叶初晓对她笑着摊了摊手，表示自己既没拿刀子，也没拎硫酸。

齐禛倒是没有慌，不过跟了他五年，叶初晓也从来没见过他慌的样子，他反正永远都觉得世间万物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但是今天，她打算给他个惊喜。

当叶初晓跨上台阶的时候，施曼彻底慌了，往后退了小半步：“叶初晓你想干什么？”

“这戒指是我的。”叶初晓也不客气，直接抓住她的手，把那戒指硬往下拔。

戒指本来就不合施曼手指的尺寸，卡得死紧，加上叶初晓又刻意使了几分蛮力，施曼顿时疼得脸都白了，楚楚可怜地看向身旁的人：“齐禛……”

可对方没动也没说话。

原本热闹的大厅瞬间安静下来，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狗血戏。

真给面子！叶初晓顺利取下戒指，扬起笑容多谢广大观众的捧场。

她转过身，微笑着用胳膊直接环上了齐禛的脖子：“来个告别吻不介意吧？”

没等施曼尖叫，她已经直接亲了上去，双唇相触的那一刻，她用只有他才能听到的声音吐出四个字：“我怀孕了。”

齐禛的身体一僵，原本垂在身侧的手猛地扣住了她的腰：“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为什么要早说？”叶初晓挑高了眉，“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他忍无可忍地咬牙低吼：“初晓！”

叶初晓与他对视，黑亮的眸子里忽然出现玩味，然后她一把推开他，笑弯了腰：“齐禛，骗你的感觉真过瘾。好了，我闹够了，从此咱们的账两清，谁也不欠谁的。”

说完她扬长而去，踏着施曼刚才走向齐禛的红毯，一步步离开她曾经爱过的人、曾经做过的梦……





这个城市的夏天，雨水似乎特别多，常常暴雨倾盆，仿佛是天上的谁丢了心失了恋，时不时便拼尽了力气，想要放肆地大哭一场。

叶初晓早上出门时却忘了带伞，从公交车上下来，她望着不远处公司的招牌，叹了口气，把资料袋抱在怀里，一路小跑。今天下午要去见客户，唐茜茜让她打扮得正式点，所以她特意穿了双高跟鞋，现在跑起来异常艰难。

而正要过马路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她只好腾出手去接，就在这一闪神的工夫，鞋跟卡进了路边下水道盖子的小孔里，顿时猛地一崴，她几乎是直直地摔在了地上。那一刻的剧痛，让她脸色发白。

叶初晓望着散落满地的资料，忽然有种精疲力竭的倦意，恨不得就这么坐着，再也不起来。

可手机还在响，她回过神来，扶着腿慢慢地站起身，接起电话：“喂，唐组长，我马上就到公司了，您稍等一会儿。”

“在楼下的星巴克给我带杯咖啡上来。”唐茜茜只说了这一句，就啪的一声挂断了。

叶初晓淡淡地苦笑着，捡起资料，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走。

买好咖啡回到公司，唐茜茜看见她狼狈的样子，不高兴地皱眉：“弄得这么脏，一会儿要怎么去见客户？”

“我这就去洗手间清理一下。”叶初晓赔笑道。

唐茜茜没再理她，把椅子转到另一个方向，喝着咖啡悠闲地看她交上来的设计图。

叶初晓默默地带上门走了出去，转了个弯走去洗手间。

她一点点把衣服上的泥印搓干净，这才发现自己的脚踝青紫了一大片，正在想怎么掩盖，销售部的沈娅进来了，正巧看见她的伤。沈娅叫了起来：“初晓你怎么搞的，伤成这样？”

“没事，就扭了一下。”她笑着用手去遮，却被沈娅一把抓住了手。

沈娅的眼里火气直冒：“又是给唐茜茜跑腿弄的吧？她什么人啊她，仗着自己手里有点小权，拿你这个助理当长工使唤，设计图你画，工程你盯，还得替她买饭、倒水、冲咖啡……”

“算了，算了，娅娅。”叶初晓赶紧去哄她，“不关她的事，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弄的。”

沈娅气得拿手去戳她的额头：“你看看你现在，就一万用机器人，对着她那种人都永远能笑容甜美、态度谦恭，你以前的牛脾气到哪儿去了？”

叶初晓不做声，只握紧了沈娅的手。

沈娅也渐渐平静了下来，眼眶微微有点泛红：“你呀……要实在忙不过来就找我，我帮你想办法。”

“我真没事。”叶初晓冲着她笑，低下头把裤脚往下扯了扯，勉强盖住伤痕，又聊了几句闲话，就先回了办公室。

叶初晓坐在自己的格子间，想起刚才沈娅说的话，不免心里一叹。

沈娅说得没错，她以前的脾气早就被磨没了，现在的她就是个机器人，一个再累也不能倒下的机器人。

盯着电脑屏幕连续画了很久的图，她觉得越来越冷，被雨淋湿的衣服裹在身上，冷气一吹过来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她想去倒杯热水暖和一下，可刚站起来就感觉脚疼得厉害，只好又坐下，继续做事。

就这样一直熬到唐茜茜来叫她出门，脚已经肿起来了，她忍着痛慢慢地走。唐茜茜不耐烦地催，她咬了咬牙，快步跟上。

还有一个月她就满试用期了，这份工作的薪水不错，她一定要保住，她需要钱。



客户指定的地点是一个私人会所，保安严密，直到里面的人确认了才放她们进去。

偌大的房间里并没有开灯，落地窗映出外面流动的雨中街景，像是在看一幕无声的旧电影。

昏暗的光线中，一个男人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到她们过来，按灭了烟，微笑着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叶初晓在他对面落座后，才看清了他的样子。干净的板寸头、俊朗的五官、一双似笑非笑的桃花眼，漆黑深邃，仿佛能看透人心。

唐茜茜递上名片自我介绍，提到叶初晓时，只说了句“这是我的助理”，便一带而过。

“陆正南。”男人笑着点了点头，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名字，却在视线望向叶初晓时，眸光一闪。

接下来便是谈装修的事，几乎一直是唐茜茜在说话，他在听。这一谈就是大半个小时，唐茜茜的话题逐渐从公事转向了聊天，很显然，相比这单生意，她对陆正南这个人的兴趣更大。

这也难怪，能买得起云水阁独栋别墅的人本来就来头不小，更何况自身条件还如此出类拔萃，恨嫁的唐茜茜当然不会轻易错过机会。

叶初晓觉得自己在这里就是个多余的存在，只能将身体往沙发深处缩紧些，侧过脸去看窗外的雨。

可不知为什么，她感觉到陆正南的眼神，似乎总是若有若无地落在自己的身上……一定是错觉，大概是因为她今天头太昏沉。她微哂。

时间越来越长，她感觉头越来越重，意识也像是渐渐恍惚。

千万别在客户面前睡着。她强自清醒，轻声地说自己要去趟洗手间。唐茜茜正巴不得和陆正南独处，摆摆手示意她快去。

她站起来的一瞬间，只觉得眼前一晃，勉强走了两步，身体里的力气像是被彻底抽空，想伸手去扶沙发靠背，却没抓住，就这么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最后一刻的意识是有人接住了她，却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

叶初晓再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手背上还吊着输液管。她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头却还是一阵阵眩晕。

房门忽然被推开，有个身影出现，逆着光，看不清面容。

“醒了吗？”

当她辨认出这个声音时，顿时惊诧得愣住了，怎么会是陆正南？

陆正南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那双眸子，更是深如潭水，缓缓地流淌着幽光。

她避开视线，有些不安地捋了一下耳边的散发：“陆先生，不好意思……”

“叫我正南吧，我认识你。”他的话让叶初晓猛地一愣，她不由得抬头与他对视：“我们认识？”

“不。”他蓦地一笑，“我认识你，你大概……不认识我。”

叶初晓有点摸不着头脑，犹疑地看着他。

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嘴角有抹意味深长的笑：“那场婚礼，齐禛和施曼的婚礼，我是台下的观众。”

五雷轰顶！

她努力了这么多年想要忘掉过去，在这一刻纷纷杂杂地全部挤进她的脑海里。她的指尖紧紧攥着被单的边缘，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微微发白。

一只温暖的手覆过来，将她的手指轻柔地掰开。

“放松，不然打针会疼。”

她回过神来，如同甩开烙铁一样，甩开了他的手。

她讨厌男人的碰触，除了曾经的齐禛，是个例外。

想到那个名字，心底最深处的那些痛再次搅动起来，翻滚如潮。

室内一片寂静，只有雨敲打玻璃窗的声音，滴答、滴答，像人在落泪。

可她没哭，脸上的神情，渐渐变得淡漠。

吊瓶里的液体已经输完，她伸手按铃，护士进来拔了针。整个过程里，她一句话也没说。

护士走了，她慢慢地撑着床起身，弯下腰穿鞋，轻声说：“谢谢你陆先生，今天的医药费我会还给你的。”

陆正南沉默地望了她半晌才开口：“你高烧刚退，脚也扭伤了，不能出院。”

叶初晓不做声，拿了自己的东西就走，却在刚踏出几步的时候胳膊被拽住，整个人往后跌进了陆正南的怀里。



“看来你外表变了，骨子里却一点都没变。”陆正南的唇就在她的耳边，低语如呢喃。

他的身上有烟草气息，和齐滇一样。

叶初晓有瞬间的恍神，随即却更加抗拒，拼命地想要推开他。

可本就虚弱的她，哪里是他的对手，她被他禁锢在怀里动弹不得，情急之下，她提起脚踩了下去。

高跟鞋的鞋跟是利器，陆正南轻轻地闷哼了一声，却笑了起来：“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股匪气，果然。”

“你有病！”叶初晓仰起脸恨恨地骂道，却骤然被堵住了唇。

他吻了她。

而且是深吻，他扣住叶初晓的下巴，舌尖以席卷之势，毫不客气地品尝她的味道。

叶初晓感觉所有的空气都快被他夺走了，几近窒息，但还是勉强积蓄起余下的力气，想要继续用高跟鞋踩他，迫使他松手。

可这一次他却没让她得逞，而是直接将她压在床铺上，使她的脚悬空，再也没有攻击的余地。

身体相叠，情势越发暧昧，叶初晓真正开始慌了……

眼角的余光瞟到垂在床上的呼叫器，她费力地用手肘去碰，终于，铃响了。

下一刻，护士出现在病房门口，看到里面的情景，目瞪口呆。

而那个罪魁祸首这才松开她直起身，动作优雅，表情没有半点尴尬。

叶初晓狼狈地坐起来，红着脸整理好自己凌乱的衣襟。

护士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憋了半天憋出一句：“病人现在不适合做剧烈运动。”

那一刻，叶初晓清晰地看见陆正南眼中的戏谑，但他却回答得十分“诚恳”：“好的，我们会注意。”

叶初晓恨恨地瞪他，强忍着上去踹他两脚的冲动。

既然病人家属已经表示会遵医嘱，那其他的“私事”也就不好管得太多了，何况这还是院长亲自陪同过来的大人物，得罪不起。护士知趣地走了，并且为他们关好了门。



陆正南在床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以手撑额，不紧不慢地开口：“我这个人呢，对待男女问题很直接，看得顺眼就在一起，太烦琐的步骤没必要，也太矫情，你说是不是？”

敢情他刚认识就强吻别人还特有理！还真是无耻到一定境界了！叶初晓气极反笑：“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顺眼，可我看你不顺眼！刚才那事，我就当被狗咬了，睡一觉也就过去了，以后就算我们再见面也别装认识，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他听着她一口气骂完，对她眨眨眼，笑容里带着一点邪气：“哟，那恐怕不行，你忘了我是你的客户？就算你想不理我，你上司也不会答应吧？”

叶初晓顿时血气上涌，真想一拍桌子说“大不了，我不干了”，可转眼间，她的目光又暗淡下来。

现实太残酷，她撂不起这句狠话。

室内的气氛再度沉默下来，他望了她半晌，忽然站起身来：“今晚你还是留在这儿吧，我先走了，有什么事你就叫护士。”

说完他就直接开门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消失。

叶初晓怔怔地坐在床边，不多时有护士进来给她量体温、测血压，扶她躺下。她将脸半埋在枕头里，心中一片惘然。

真的不想再和那段过去，有一丝一毫的牵连，爱了那个人五年，又花了五年去忘记他。她如今，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那种碾碎人心的痛，她再承受不起。

窗外的夜，沉寂无声。此刻在走廊的另一头，陆正南斜倚在墙上抽烟，忽明忽暗的红光，映出他的眼神，深沉如晦……

第二天叶初晓回到公司，唐茜茜见了她，脸上的表情少了几分平时的颐指气使，却又多出些莫名的敌意。叶初晓不知道昨天她晕倒的时候，陆正南是否说了些什么或是做了些什么，只能装傻，埋头干活。

过了一会儿，她被唐茜茜的内线电话叫进了办公室。她推门进去，唐茜茜一伸手：“坐。”

这是第一次，唐茜茜这么客气，叶初晓微怔。

唐茜茜此时的眼神，带着某种暧昧，将她全身上下扫视了一遍，像是刚发现





似的问道：“你昨晚没回家啊，怎么衣服都没换？”

叶初晓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她的意思。

果然，唐茜茜紧接着开口道：“这也难怪，刚才陆先生打电话过来，说这个项目必须由你全程参与，不然就找别的公司做。”

叶初晓耳边嗡的一声，垂在身侧的手，下意识地握紧。

“好了，你出去吧，下午记得去云水阁量户型，陆先生说三点在房里等你。”唐茜茜故意把“在房里等你”几个字的语调拖得很长。

叶初晓没有说话，默默地转身出去。

而那天中午，叶初晓去洗手间的时候，听见隔断门外，两个同组的设计师正在八卦，而她们八卦的对象，分明是自己。

“你听说没，那个新来的助理居然被客户点名要求跟项目呢。”

“就是，那种单子，我们这些正式的都没机会，她居然上了。你看她今天来上班，穿的还是昨天出去见客户的那身衣服，谁知道……啧啧——”

“看来真是行行都有潜规则啊。”

两人嬉笑着出去，叶初晓这才打开门出来，站在洗手台边，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苍白的脸，忽然自嘲地一笑。

潜规则？她如今混到这份上，是不是应该庆幸还有人愿意潜她？

陆正南，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

挨到下午两点，她收拾好东西，在周围异样的目光注视下出门。

云水阁坐落在一个重点风景区内，属于某些特殊人群享受的特殊待遇，入口偏僻，而且下了公交车还得步行很长一段路。今天太阳很烈，叶初晓又刚发过高烧，走到一半就觉得有些眩晕，只好在路边找了张石凳坐下歇会儿。

她正低着头揉额，忽然从拐弯处过来辆黑色路虎，刷地停在了她面前。

车窗滑下，露出一张熟悉而又可恶的笑脸：“怎么坐这儿，快上车。”

又是陆正南。叶初晓站起来，神情淡漠地拒绝：“不用了，谢谢。”

他一笑：“这就矫情了吧？”

她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怒瞪着他：“你就不矫情？那你干吗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去，害得别人都以为我跟你……”

“我跟你怎么了？”他接过话头，表情十分纯洁无辜。

叶初晓更恨，可她知道要是把后半句说出口，更是落进了他的圈套。她咬牙不再理他，只低着头往前走。

陆正南也不催，笑眯眯地跟着，她走快点，他就开快点；她走慢点，他就开慢点。

她烦不胜烦，他还惬意得很。

“我忽然发现这样开着车慢慢散步也挺有意思的。”

“你信不信我捡石头砸你车玻璃？”叶初晓眯着眼睛威胁，却换来他更张扬的笑：“对，你就是凶的时候才可爱，硬憋出个小媳妇儿样太不适合你了。”

真无语了！叶初晓发誓再跟这种人计较，她就是猪。

要说她这几年，脾气真的修炼得都快成佛了，可偏偏横空杀出这么个妖孽，每回轻而易举就能激得她破戒想踹人。

盘山公路转过两个弯，终于到了云水阁，叶初晓虽然气还没消完，但也不得不感叹，陆正南这个人真懂得享受。

乔木环绕中，疏疏落落的几栋别墅，互不相扰。而从山顶望下去，不远处就是湖水，一片波光粼粼，如同布满碎金。

住在这样的地方，大约再浮躁的心也会沉淀宁静。

“美吗？”

身旁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叶初晓蓦地回神。

陆正南笑着望着她，眼里似乎也闪烁着湖面的波光：“这房子就按你喜欢的风格装吧。”

这句话像是含着某种暗示，叶初晓假装听不懂，只当他就是个普通客户：“最终的方案是要由唐设计师来定的，我做不了主。”

陆正南嘴角一扬：“我说谁做主，就谁做主，走吧。”

叶初晓默默地跟着他进了别墅，开始测量。陆正南也不打扰她，静静地靠在窗台边抽烟。

袅绕的烟雾中，那个纤细的身影也变得朦胧，仿佛带着他，坠入一场旧梦……

全部忙完时已经过了五点，叶初晓正想打声招呼就走，却被陆正南拦住，依旧是那副满脸笑意的模样：“反正都这时候了，一起去吃个饭吧。”





“不好意思，我还要回公司。”叶初晓的回答客气疏离。

“那我给你们唐设计师再打个电话……”陆正南拿出撒手锏，叶初晓又听见了自己磨牙的声音。

“你昨晚不是说要还我医药费吗？要不今天请我吃个饭，就算抵消了。”陆正南又从另一个角度游说。

“那走吧。”叶初晓终于松口，她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尤其还是陆正南的人情。

她走在前头，陆正南在后面锁门，眼底有抹得逞的光芒。

上了车，陆正南开了音乐，是首悠扬的老歌，但没有歌词，只有曲调。熟悉而又遥远的节奏让叶初晓不自觉地走神。

陆正南看了一眼车镜里怔然的她，开口问：“去哪儿吃？”

“随你。”叶初晓抬手将被山风吹散的长发齐齐整整地捋到耳后。

“老实说，我觉得你还是留以前的那种短头发好看。”陆正南侧过脸来笑了笑。

叶初晓没做声，指尖却不由自主地曲起，握紧了包带。

以前，齐祺也喜欢她留短发。

她开始后悔答应和陆正南一起吃饭，他总能勾起她关于过去的回忆。

陆正南察觉到她的异样，也不再说话。车里一片沉默，只有优美却带着悲伤的音乐，缓缓流淌……

最终，车停在湖另一边的西餐厅，隔着缥缈的湖水，可以远远望见树林掩映中的云水阁。

点菜的时候，陆正南征求她的意见，她仍然说“随你”。他笑了笑：“那等下吃完饭我问你是不是去我那儿，你是不是也要说‘随你’？”

叶初晓气结，藏在桌布下的脚假装无意地一转，踩了他一脚。

陆正南撇撇嘴，点好了菜，侍者走后才抱怨：“我要给你们唐组长打电话，叫她以后不许你穿高跟鞋。”

叶初晓冷哼一声，懒得再理他。

不多时，侍者送餐过来，陆正南端起酒杯，和她轻轻一碰：“庆祝我们的重逢。”



叶初晓沉默地抿了一口酒，抬起眼望向他，声音很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对我有兴趣，即使有，那也是对过去的我，但是……”她的语调加重，“现在的我，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我也玩不起任何游戏。”

陆正南向后靠着椅背，手指在桌缘轻点：“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可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什么？叶初晓彻底石化……

那天晚上叶初晓唯一的感受是——陆正南疯了。

他后来甚至还说，如果她同意，他们可以马上订婚。

她十分烦闷地吃完了那顿饭，然后埋单走人。陆正南倒没坚持送她回家，但在她要走的那一刻，又慢悠悠地从背后送来一句：“你回家好好考虑一下哦。”害得她几乎是逃也似的冲上了公交车。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第二天早上叶初晓刚到办公室，就有送花的小弟上门，给了她一大捧白玫瑰，里面的卡片上写着：既然你不喜欢太直接，那我可以暂时用迂回一点的方式。

迂回个头，叶初晓望着天花板翻白眼，却听见门口传来唐茜茜的声音：“叶初晓，你跟我来一趟。”

唐茜茜面色铁青，眼神不善，显然是憋了一肚子气。叶初晓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觉得这肯定又跟陆正南有关。

果不其然，当叶初晓进了唐茜茜的办公室，唐茜茜用极为尖酸刻薄的语气说了声恭喜，然后告诉她，陆正南说云水阁的装修交给叶初晓全权负责。

从“全程参与”到“全权负责”，在唐茜茜的眼里，自然是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她不无讽刺地笑了笑：“你这么受客户器重，看来不久的将来，我这个位置得让贤了。”

叶初晓没说话，她知道现在就算她解释，也没人会信。

就算云水阁的事唐茜茜插不上手，但别的方面她照样可以找碴。她劈手将一沓设计图扔到叶初晓面前：“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全部重来！”

叶初晓默不作声地拿起设计图出去，关门的时候，听见里面又传来一声：“什么玩意儿！”

叶初晓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其他人的眼神都若有若无地聚焦在她身上，刚